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四

覆左宮保

金陵之賊援絕而糧未盡堅忍似更勝於九江之林啟容安慶之葉芸來竟不知何日始是了義東壩句容金壇蘇軍業已接防鮑軍各營先後拔至蕪湖定於五月六日自蕪湖起行本月必可到江接讀大疏請簡厚菴督江西皖南軍務克菴幫辦業奉 俞允敝處所派援江三軍春霆本係厚帥舊部必可聯絡一氣指麾如意惟厚菴素不願改統陸師若先商後奏未必允從此則 恩命先下無可諉謝黃翼升將抵金陵已飛緘催厚菴迅速西上矣湖北之賊尙盤踞於漢德安陸之間副都統舒

保在德安陣亡亦馬隊多年名將賊燄必且益熾嚴中丞以道
員降補義渠暫署鄂撫與官帥以水濟水諸將毫無忌憚弟既
慮髮捻之長驅東下亦未嘗不憂鄂軍之不振鄂民之不堪命
也驅賊入粵誠爲非計然入湘入鄂爲禍更烈蓋亦兩害相形
姑取其輕之意特恐賊不受驅且辱將羸卒反爲羣賊所驅耳
開歲以來滿擬甲子景運掃除氛祲不意蘇浙之逆萃於江西
秦豫之賊盛於江北世變相尋乃未知所終極而賤軀孱弱隕
然如八九十人萬無可肩此鉅任之理諸關廛注順報一二

覆李宮保

江西陳汪一股尙盤踞鉛山一帶侍逆大股已由建昌東破宜

黃崇仁直逼樟樹省垣戒嚴敵處咨楊鮑周三軍門赴援不知
趕得及否省城三標沈中丞操練有素又新調萬泰帶潯兵入
省助守根本之地不至動搖所慮竄渡贛江以西由瑞臨而出
湘鄂三省皆震耳鄙意欲求尊處撥兵替守溧水高淳建平三
城騰出敵處三小校北則防守桐舒無廬等邑南則防守饒景
湖口等處如蒙惠允卽請一面函覆一面撥兵前來至感至禱
上海勸捐國藩亦知其難惟敵處餉源一一爲閣下所深知江
西一片賊氛平分半釐四月不滿二萬五月以後尤不堪問湖
南廣東兩省之釐不及七萬江楚兩局鹽皆不銷皖釐亦因鹽
滯而大減反覆思維除卻蘇滬捐釐二宗別無可借之籌以貴

部歷立奇功振興全局鄙人斷無瘠蘇軍以肥皖軍之意應爲
吳中所共亮然值此山窮水盡之候又焉能不爲將伯之呼每
月八萬之索尙求大力玉成不必謂各局卡向隸蘇軍者概不
得分撥敝處也

覆惲次山中丞

惠書垂詢賤恙紉感曷旣弟病在心肝兩家血虧左足麻木手
亦運掉無力非旦夕所能痊愈欲求捐棄萬事安心調養此時
安得如許閒暇只得勉強視事維繫軍心已於四月二十七日
具疏銷假矣但求江皖事勢稍鬆再謀靜養之法與閣下之微
意大略相近鮑軍必至九江由瑞臨一帶下手保贛江以西兼

顧湘省之東卽鄂南之興治崇通亦可藉資保障但願克菴不遽離臨江侍逆於五月以內不渡贛江以西大局當不至決裂耳下游近日米價已跌銀錢則艱窘異常承示招商運米萬石至金陵若甫經說妥尙未起運敬求飭改解銀若干得濟各營然眉之急則受惠更大矣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圍師相持如故城賊援盡而糧未絕舍沅弟百計俱窮餉項彌絀又畏師老之譏懷抱鬱鬱肝脾受病亦惟多方寬譬徐待瓜熟之候而已湖北之賊雖昌言東援金陵而尙徘徊於漢黃安陸境內舒都護在德安陣亡蓋亦馬隊名將官帥倚之爲

長城者如久不驅除出境雖皖北得暫紓一日之難而鄂民實不堪命武漢亦恐警急侍逆入江西後一攻撫州旣不得逞卽東竄建昌破萬年橋一卡連陷宜黃崇仁前鋒已逼樟樹省垣戒嚴敝處所派援江之師鮑周金三軍共二萬四千人厚菴奉命督辦江西軍務鄙人方忻鮑周諸軍得所依託而厚菴函咨不欲去水登陸請敝處代爲疏辭國藩雖復函敦勸尙未知渠旨幡然應詔慷慨西征否羣寇回粵本在意中然使江西先受其毒則粵禍或可少賒以僕與沈中丞水火而召寇則閣下與寄帥和衷或可銷患無形亦其理也多口之增誠不能無介介於懷然禍福在天毀譽在人自有彼巨囊者主之至於理之是

非情之順逆吾輩猶可勉自主持且當忍耐辦去所進於左右者始終以躁急爲戒而已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時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駱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於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牴牾之案輒將州縣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時則有餘卡員掣印官之時則萬不能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官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

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撫州萍鄉等處印官皆
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
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鬧卡之案迭出而
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此風氣今年正月望
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
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
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撤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
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覆李宮保

接奉惠書許以令弟酌帶數將於七月中旬會攻金陵總攬全

局相維相助感仰無旣是日恰奉初九日

寄諭飭尊處派人

酌帶礮隊會攻金陵并有大纛親泣之

命不揣冒昧特備咨

請閣下親至金陵會剿并請不待長興克復亦不俟七月中旬
卽日遄發雷轟電掣總以六月初間趕到爲妙洪酋堅忍異常
援盡而糧未絕舍弟掘地洞十餘處志在拚命一攻此等百戰
悍賊豈地洞所能奏功若以開花礮與地洞同時并舉而輔以
尊處洋鎗驍悍之隊當可濟事聞地洞定於六月初告成國藩
囑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師之至舍弟所部諸將素知閣下與賤
兄弟至交多年無不欣望大旆之西來而所疑畏者亦有二端
一則東軍富而西軍貧恐相形之下士氣消沮一則東軍屢立

奇功意氣較盛恐平時致生詬誶城下之日或爭財物請閣下
與舍沅弟將此兩層預爲調停如放餉之期能兩軍普律勻放
更可翕和無間先此函懇卽日專疏具奏再行知照江西之賊
侍逆分踞南豐崇仁兩邑而分布撫建境內聽康等黨尙在鉛
山一帶厚菴新授陝甘總督畱辦江西軍務卽日挾鮑軍西行
由瑞臨樟樹下手有此大枝勁旅當足了之湖北之賊不久必
東入皖境自英霍以至揚防無一支游擊之師深可危慮閣下
會克金陵後尙煩調派熊罷大隊渡江西邁一救珂鄉水深火
熱之民蘇皖分闡鄙人亦力主此議請卽擬一會奏疏稿由敝
處拜發可也

覆毛寄雲制軍

接到賜緘猥以賤恙上勞垂廬弟病在心肝兩家血虧非鍵戶
靜坐謝棄萬緣不能調攝世變方殷安得如許暇日抽此閒身
獨爲幸民而不知者又疑專爲與時賢齟齬引疾於此而激撼
於彼是尤爲有識所笑頃已具疏銷假力疾視事究之精銷力
疲多臥而少行立書牘如山動多廢閣實已不復堪此巨任矣
金陵首逆頑抗如故本無糧盡確耗城中麥熟又足苟延數月
舍弟焦勞致疾內病肝脾外發溼毒餉項奇絀時時有饑潰之
虞寄諭疊次催促頃奏請少泉中丞前來會剿另牘咨達冰
案粵東窮窘至此實非意想所及然秕政汙俗漸漬日久而必

使善者承其災高天藐藐誠非人世所能推測如天理惠迪之
常猶可憑依則閣下與筠帥之竭力維持當自有化險爲夷噓
枯回生之一日曰下江西羣賊 朝命派楊厚菴制軍督辦敵
處派鮑周金三軍援剿既以全力保江而卽以保鄂之南境湘
之東境驅賊入閩入粵本屬意中之事然楊鮑既可援江援湘
亦卽可以援粵且視寇氛所至事變所遷再行籌商秦中髮捻
入鄂已成流賊行徑官相劾去鄭公雖上下同爲一快然鄂軍
枵僞日甚斷非一時所能挽回兵愈多而餉愈絀江湘皖吳秦
豫皆視鄂之安危以爲安危鄙人隱憂惟此爲最大耳文孫殤
亡自是情懷難遣然弟亦并未抱孫而年來骨肉哀感之事層

見迭出以精力隕乏亦遂強自排釋漠然若託於莊周劉伶之徒者願閣下無過鬱鬱至禱至禱

覆彭杏南

沅弟病勢大愈欣慰之至惟金陵一日未克沅猶鬱鬱望表弟多方勸慰俾沅弟懷抱開豁心氣和平竟此一簣之功余昔年岳州之敗萬眾奔回長沙九江之敗親身走赴江西其可恥孰甚沅弟生平并未敗挫不過此次成功稍遲初非恥辱之事丈夫可屈可伸何必過於焦憤望表弟與諸君子互相勸解交相儆戒至幸至幸現雖請李中丞前來會剿開花礮果否得力尚未敢必其內圍城賊外禦援賊及嚴斷接濟三事全仗閣下與

諸君竭力經營不可恃有人來助稍涉懈怠卽無人來助亦必有糧盡肉變瓜熟蒂落之一日始終敬慎圖之而已

覆金可亭

來示多箴規之辭感激無已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譽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鶴仙輩亦但有贊美而無鍼砭可爲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盡泯不敢因倖獲之戰功倘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爲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以何日顛蹶以何事取戾萬一金陵克復擬卽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白全也實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也記閣下曾言黃陂人心未平亂端未已非可遽謀安居

今年珂鄉蹂躪特甚先見之明洞若觀火而鄖郡亦凋殘幾徧不知瀛春果擇避何所豫省究可久居否鄂中兵事散漫似難遽就整飭是尤數省安危所係也思之悵然

覆郭意城

金陵圍師所掘地道盡被該逆由內鑿出隧而相見勞而無功舍弟智力俱窮適值寄諭迭催少泉中丞親來會剿國藩因疊次函咨請之舍弟亦屢函速之頃接少泉咨言礮隊尚須教練似六七月尚不能遽來餉需奇絀如此深恐又生他變焦灼之情有逾昔歲周厚齋入江西春霆亦單舸入省其全隊由九江瑞臨進兵既保贛江以西亦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吾鄉

劉體防兵或可少節糜費厚菴交替水師事務定於二十五日
起程赴江侍逆及聽康諸酋實散漫無遠志若楊鮑剿辦定可
紛紛逃散尙不能如石逆由寶慶竄粵時之整齊也鄂中髮捻
徘徊於黃孝麻城之交若深憐我英霍潛太桐城之無備而不
欲迫我於危者狗黨數酋均有投誠之說密約劉維楨前往定
議維楨者狗部一酋十一年德安投誠蔣之純用其計以破黃
州者也髮逆若果投誠則羣捻必不久擾濱江各屬而敵處之
患或可以少紓其濱淮各屬偕邸卽日將抵三河尖陳國瑞將
抵正陽關應足以遏寇氛李廷璋之賢久聞希菴談及俊臣玉
班劉曉滄王永章俱緩急可恃吾鄉似不甚空虛麓溪辭湘潭